

郭氏族谱所存郭之全致袁世凯信函

郭其智

笔者近览《信阳郭氏族谱》，得见族谱中存有郭之全与袁世凯信札四通，对于了解清末社会现实以及袁世凯与郭之全之关系，具有较重要的资料价值，兹予整理实录如下。

书信人郭之全（1848-1904），字友琴，河南信阳人。同治癸酉（1873）拔贡，连捷举人，光绪三年（1877）授内阁中书。光绪十二年，考取军机章京，在汉二班撰文，后历充方略馆协修、纂修、总校。光绪十九年，经礼亲王奏保，以待读补用。光绪二十年加四品衔，纂修《平定甘肃新疆回匪方略》告成。恭亲王奏保，任刑部叙次员外郎。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，在内阁中书陈嘉铭领衔的奏折上签名，反对签订“马关条约”^①。光绪二十三年，补贵州司郎中，兼秋审处行走。光绪二十六年，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是年八国联军进犯京师，郭之全随扈西安，以记名御史用。光绪二十七年三月被授任广东廉州任知府。因清剿匪寇翁光甲有功，光绪二十八年，经庆亲王奏保，加二品衔，兼八营统领。后又剿灭海寇邹糖糕八，钦命传旨嘉奖。光绪二十九年九月，应袁世凯电招入幕，到天津襄办军务，1904年冬卒于天津。

郭之全先后给袁世凯的四封书信都写在廉州任上，信中既有公务汇报，亦有私人交情。从信中可以看到袁世凯与郭之全关系较为密切。郭之全对袁“视若骨肉之亲”，袁世凯称郭为“良友”。郭四封信有三封信谈及自己和家人情况，虽有欲攀附、求眷顾之意，但也可见私交甚好，可推心置腹，讲讲体己话。

—②

慰帅官保大人阁下：

叨蒙赐派两教习来廉，于本月初旬已到。接捧惠函，渥承挚爱。读至“何见外至此”一语，不觉感悚交萦。在台端虚怀下士，自可忘形。而微员循分守职，何敢越礼！再四思维，与其过存执拘，不如遵奉箴规。庶下情可

①茅海建：《“公车上书”补证考》，<http://www.360.bolaa.com>。

②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一，汉口大新印刷公司，民国十三年印，第80页。

以上达,而大将军之门有不拜之客,亦足传为美谈也。顷闻抄报,欣悉叠邀。宠命荣晋官衔,引领下风,莫名蹈舞。小儿传文^①于十月下旬偕同弟侄来廉,依依膝下,自属孺慕之情。然衙门事亦不便经管。俟来春北洋解冻后,仍命其趋叩铃辕,求赏差事。廉属土匪,现因认真剿办,凶焰稍熄。民心亦觉安定。惟据连年奏报,两广滇黔交界之区,伏莽无虑数万人,时聚时散,忽分忽合。今欲骤绝根株,殊不易易。且团练系绅民凑集经费,万难持久。若迁延时日不能蕲事,则勇粮难以源源接济,办理倍形棘手。是则可虑耳! 诸关廛念,用敢缕陈。

恭请钧安!

郭之全敬书 小儿传文随叩

函中称:“宠命荣晋官衔,引领下风,莫名蹈舞。”据《信阳郭氏族谱》郭之全传,“(光绪)二十八年,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奏保,赏加二品衔。十月兼带振新八营统领”,则此函当写于光绪二十八年冬。可能因郭之全兼带振新八营统领,所以袁世凯派两教习来廉州帮郭之全操练军队。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,袁世凯一方面积极进行新军操练,一方面极力结识各方人士,尤其是朝廷命官,扩大自己的势力,拼凑北洋班底。《信阳郭氏族谱》中存有郭之全任廉州知府时的《劝兵歌》,较袁世凯的《劝兵歌》更为简练,可见郭之全在军队的操练上明显受到袁世凯的影响。

二^②

慰帅官保大人阁下:

前肃稟函,计尘青睐矣。恭维勋望日隆,声名时泰。下风引领,忭舞奚如。全栗陆如常,所幸诸托平适,堪慰远注。廉属土匪业经剿平,地方已觉安谧。惟广西匪势尚属猖獗,屡思越境滋扰,均经我军击退。该省情形:有数府地面,几于无处不匪,无人不匪。散则为民,聚则为寇。兵来则去,兵去则来。士卒多半通匪。十数年间,一二大员,专事招抚,粉饰姑息,酿成此患。几至无可措手。闻现在统兵符者,见其无可如何,依然蹈习故辙。今日报肃清,明日报抢夺。恬不为怪,恐终有溃决不可收拾之一日。然若而人者,尚恃有外人为之援引,蒂固根深而不能袂去。其行事居心尚可问乎?钦州与安南接壤,本有水师一队,镇将绝不出洋,所谓巡洋班,满不过一奏了事而已。水勇为匪、通匪,私卖军火,以致海盗横肆。去冬屡有强截货船之案。幸到任后,自请添募师船,极称得力。每次巡缉,时有斩获。年终在海面叠次接仗获胜,轰毙五十余人。生擒二十余人,夺获匪船六艘,旌旗枪械

①郭传文(1869-1911)郭之全长子,字嗣周,监生,光绪壬寅年,经袁世凯在北洋总督任内保举知县。历充北洋陆军粮饷总局解粮委员,后改委军装制造官。

②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一,第78页。

多件。经此次惩创，匪势顿衰。月余以来，洋面无警。仍当督飭水陆各营，严加搜捕，务望尽绝根株。昨接京电，奉旨存记，叨承恩遇，庶几可冀升迁。苟获近依仁宇，训诲时亲，自可恪遵模楷，无虞陨越。前次赏派穆连升等来廉，惠借川资百金，兹特如数奉呈，祈查收是荷。

谨此

恭请勋安！

郭之全敬书

按：郭之全所任廉州，辖合浦、灵山两县，当地盗匪海寇猖獗，清廷官兵与寇匪勾结，“水勇为匪、通匪，私卖军火，以致海盗横肆”。所治北海，1876年的《中英烟台条约》中将其与宜昌、温州、芜湖同列为通商口岸。郭之全在《致陕甘总督锡公青碧书》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廉州的情况：“廉郡僻处海隅”，“所属虽只合（浦）、灵（山）两县，而地方寥阔，绵亘千数馀里。襟山带海，林深箐密，港汊纷歧，向为盗贼渊藪。”“至所属之北海，自开埠以来，各国领事、教士旅居于此，交涉纷繁”，“彼族……稍不如意，动以兵轮相胁。”^①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三月郭之全被授任广东廉州知府，到任后，贴出《知广东廉州府告示文》，剴切劝谕匪众“激发天良，各知悔改”、“早日解散”^②，后传集乡绅，筹措经费，招募一千五百馀练勇，计十六乡团，配合振新八营，对怙恶不悛者予以痛剿^③。又“添募师船”，在海面与海匪接仗，截获匪船，轰毙海盗。两年后，地方安靖。这封信从时间上看，匪寇已清，清廷“奉旨存记”，当写在光绪二十九年。

从此函“前次赏派穆连升等来廉，惠借川资百金”来看，袁世凯对郭之全有过人力财力上的支持。穆连升是否前信中提到的两教习之一，已不可考，暂存阙疑。

从信中“所幸诸托平适，堪慰远注”来看，之前袁世凯曾对郭之全有所托付。其内容可能是有关处理和列强之间的事务。郭所治北海，因是通商口岸，当时英、德、法等七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，英、法、美、德、葡、日、奥、丹、荷、挪等国家在此设立洋行、造船厂、电报公司和轮船公司。早在李鸿章去世前，袁世凯即提出“东南互保”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，袁世凯对列强采取互不干涉政策，即中国境内的安宁，中国自保，洋人在当地的一切设施，洋人自保，双方各不干涉，也不允许其他人侵犯。郭之全被派往廉州，可能也被囑执行袁世凯的策略。族谱中保存的《广东廉州府绅民送友琴公伞文》记载：“至于事关交涉，操纵应对，动中机宜，方其挠法执之如山，及其转环涵之如海。非深于国际学，而能然耶？”^④可为佐证。此为笔者

①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一，第77页。

②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一，第76页。

③《致陕甘总督锡公青碧书》，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一，第77页。

④《广东廉州府绅民送友琴公伞文》，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一，第82页。

臆测,郭信中的“诸托平适”是否关乎此意,因资料阙如,待时贤进一步考证。

三^①

慰帅官保大人阁下:

昨奉手教,渥荷关垂。铭镂五中,莫名感激。恭维勋祺弥笃,崇望益宏,允符臆祝。廉属土匪已肃清。偶有西匪窜入,亦随时剿击,追逐败退奔逃。辖境一律安谧。闻其声言纠合大股意图报复。惟有严整以待,戒备不虞。上年夏秋亢旱,禾稼歉收,粮价昂贵。本岁雨暘应时,一切杂粮皆十分丰稔。早禾业经普种,一望青葱。春夏之交,轻寒轻暖,其气候与北省仿略相同,绝无瘟疫。据土人云:实为十数年来所未有。以凋敝余生,幸获安居乐业,鸡犬无惊。庶几可告无罪。惟卑湿之地,久居不宜。缺分瘠疲,债台日积。现在肇阳道出缺,特旨班例可坐补。不知上游如何出奏。惟有静以待之。小儿传文告假回籍之后,大病数月,势甚可危。昨接家书,近日始有转机。暂时未能回营供差,有负栽培,厚意愧对,实深素叨挚爱,用敢敬陈,尚祈垂鉴!

恭请钧安!

郭之全敬书

从内容来看,本函是对袁世凯来信的回函。郭之全 1901 年任廉州知府,袁世凯于同年升任太子少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后清政府筹办新政,袁参与兼任政务大臣、练兵大臣,又兼任总督督办商务大臣、电政大臣、铁路大臣,一时权倾中外。郭信中的“恭维勋祺弥笃,崇望益宏,允符臆祝”,当指此种情况。

信中提到的“西匪”,应指广西会党起义。清光绪末年,广西城乡经济凋蔽,游民充斥,烟赌遍地,会党到处拜台,并多次打入广东、云南、贵州。1902 年广西饥荒,游勇渡过左右江进入内地,会党纷起,饥民蚁附。1903 年清光绪帝特命岑春煊为两广总督,带兵入广西镇压。翌年陆亚发在柳州发动兵变,把起义重新推向高潮。岑春煊再次西征,调集大军前堵后追,把陆亚发起义军击溃于桂中、柳北一带。1905 年初宣告广西全省平定。

郭信中提到的传文,是郭之全长子。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保举郭传文为知县,但郭传文并未上任,而在廉州其父衙内,不久告假回河南老家,大病一场,所以有“暂时未能回营供差,有负栽培,厚意愧对,实深素叨挚爱,用敢敬陈”之语。

四^②

慰帅官保大人阁下:

两奉手教,渥蒙垂注。殷殷训诲,周至云泥。分隔竟视若骨肉之亲,铭

①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一,第 79 页。

②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一,第 77 页。

倮五中,实难以楮墨罄也。恭维勋望益崇,福祺靡至,臆颂允孚。全栗碌如,恒无善可述。属境大致安谧。惟粤西之匪,不免时扰边域。昨复有粤之绥远军,以及卓勇,共四百余人,携带快枪,私自溃逃,与匪党勾结,两千余人,为一股,其余散匪更有十餘股。经我军屡次击败。究以兵力太单,未能尽力穷追悉数开除。缘钦州李牧,稟请振新两营兼顾彼境,始终不能调回。同一边防,彼以二千七百人守七百里之区,竟株守危城,一筹莫展。全以一千五百人分布一千餘里,筹防筹战,顾此失彼。卒之,李之事败,而我亦不能成功。受人之累如此。岑云帅^①到粤,心精力果,办事认真且有条理,自是当今第一流人物。惟粤西之匪貽患甚深,现在尚未得手,然有此实心任事之人,自无不荡平之寇,当初到任时,李抚院及藩臬首府面称,谓全在廉州任内,办理地方诸事,勤勤恳恳,治行为通省第一。及其驻扎西省,其来电有“该守政声为粤省最好”、“为之切”、“有厚望”等语。抚心自问,但能遇事不苟而已,并无异政。不知上宪何以奖。借若此前微惠垫之款,猥蒙赏还,推恩下逮奴仆,感何可言!当拟肃函致谢,因夏间忽患热症,势甚危笃。甫经就痊,而右臂复生疮痍。以致两月餘未能作字。遇有文字稍长者,即得口述于人。处此酷热极湿之地,万不相宜。若日久不能迁转,将有性命之虞。近日内外举动,视庚子以前更不可思议。妙手对人,夫复何望!云帅有调剂之意,或者本省稍为量移。再迁就二年,将身边要债清理,即请假养亲矣。小儿传文病痊后,即拟回营供差。因家母痰喘作烧日渐剧,是以不令离开。昨得家书,家母之病近已轻减,秋后当命其趋叩崇轅,求赏差使用,效犬马之劳。职司久旷,负疚滋多,尚祈曲宥,不加斥责,是为至祷!再患病日久,至今未能复元,故拉杂书之,並望鉴谅是幸!

肃此

恭请勋安!

郭之全敬书

按:此信中有“岑云帅到粤,心精力果,办事认真且有条理,自是当今第一流人物”等语,岑春煊光绪二十八年调任广东巡抚,但并未上任。光绪二十九年,岑调任两广总督,据此推知此信可能写于光绪二十九年。从信上看,岑春煊对郭之全很赏识,所以郭在给袁世凯的信中谈到:“及其(指岑春煊)驻扎西(广西)省,其来电有‘该守政声为粤省最好’、‘为之切’、‘有厚望’等语。”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四中郭之全传记载,光绪三十年冬月郭之全去世,“两广总督岑春萱(煊)闻知,惋惜不已,摺奏廷闻:该员抱恢宏远迈之才,具封疆大臣

^①即岑春煊(1861-1933),原名春泽,字云阶,广西西林人。历任广东布政使、甘肃按察使、陕西巡抚、山西巡抚、四川总督、两广总督等职。所到之处,举新政,办教育,肃贪惩腐,人称“官屠”。为广西桂系开山祖师爷,国民党创始人之一。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。

之略,在廉任内,劳绩多端,筹画机宜,肯中肯要,实为广东一省之最”^①,前后可为印证。

钦廉两地毗连,处粤桂边区(当时属广东,解放后改归广西)。再西则与安南(越南)边境接壤。《重修信阳县志》记载:“时廉州匪翁光甲聚乱有年,郡城危如累卵,道途行旅绝迹。日甫暮,城外三五里,烽火频张,皆贼登台拜会者。之全接篆,即传见绅耆,招练团勇,筹饷备械、亲督痛剿。擒斩渠魁,直捣其巢。叙功赏加二品衔。旋兼带振新八营统领,肃清多年积匪,先后斩馘五千,地方以安,人民复业。”^②郭之全当时在廉州任上,由于要筹饷备械、招练团勇、剿匪、击海盗、与列强交涉,诸事繁杂。再加上“处此酷热极湿之地”,可能水土不服,身体“患热症”,“生疮痍”,已有性命之忧。家中老母又病重,所以有“请假养亲”之念。长子传文因在老家陪侍祖母,没去知县任上,所以有“职司久旷,负疚滋多,尚祈曲宥,不加斥责,是为至禱”之语。

此封信函中,还流露了郭之全对时局的看法:“近日内外举动,视庚子以前更不可思议。妙手对人,夫复何望!”郭之全在清廷中枢工作多年,清楚看到清廷的腐败衰微,列强欲瓜分中国的野心,庚子事变前,就认为借义和团去“扶清灭洋”是不可指望的。《重修信阳县志》记载:“二十六年,拳匪肇乱,内廷端王、庄王及首相刚毅等,咸崇奉之。之全独以妖孽不可信,极力谏诤,弗纳。”^③郭之全去世后,袁世凯送挽联曰:“公真达人,庚子岁事变预言,材器未尽施,遽抱雄心赴长夜;我失良友,乙未夏托交恨晚,艰难期共济,那堪覩面忽千秋”。“庚子岁事变预言”当指此事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文系

①《信阳郭氏族谱》卷四,第79页。

②《重修信阳县志》点注本,河南省罗山科技印刷厂1985年,第517页。

③《重修信阳县志》第517页。